为什么有孩子之后，大咖们都不愤怒了？

◆ 朱光

文艺女青年的病，生个孩子就能治愈。文艺男中年的病，生个孩子也能治愈。生孩子、养孩子，足以治愈各种文艺病甚至文艺癌。北有窦唯，南有大佑。罗大佑新近推出的专辑《家 III》完全没有闪着利刃的锋芒，只有纤毫毕现的温柔。

两岸三地当年摇滚着、呼喊着、愤怒着的文艺男青年，如果没有像黄家驹那样失足跌落舞台而逝，没有苦挨在寂寞凄清北京冷夜以至于隔绝于世甚或失常——一旦文艺男青年活到中年，哪怕如金士杰一般 59 岁才进入正常的婚姻，终究会与大部分常人一样收敛起原先澎湃的荷尔蒙，自动退潮，和蔼可亲了起来。

这是对的。这才是人生必经之路。

人往往会忘记大自然创造我们的根本目的并非“自我实现”，而是与所有动植物一样，基本存在使命是为了繁衍后代，以使得在自然环境还算帮忙的情形下，不走向种族灭亡。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养孩子的念头可能利于个体，但是如果心怀这个念头的年轻人一多，一定会损害集体。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在某一阶段，因为人口出生率的常年负增长而欢迎海外移民的道理。

文艺男女与为人父母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自私、后者无私。这里的自私并非通常意义上，在钱财方面的私心重，而是只顾自己理念、只按自己的精神需求活着。文艺男女青年是所有青年中，最按自己理念和精神需求活着的极端阶层。他们可以食不果腹，但是一定要表达对理想的追求。如果表达的姿态有艺术含量、有个性姿态，恰好能引领潮流并因而可以安身立命甚至接济天下，那么自顾自文艺的状态可以保持到像金士杰那样的 60 岁——金士杰在 60 岁时喜得一对双胞胎，然后比以往更活跃地出现在舞台上、银幕上甚至动画片的配音演员一栏里。

从为人父母的那一天起，尤其是母亲，基本不太可能以文艺女青年的姿态活下去了。因为，若以符合大自然规律的使命分配，母亲肯定要比父亲花更多的时间在照料婴幼儿身上。因而，从孩子出生那一天起，她的时间大部分都不会留给自己了。最常见的就是在母乳喂养的阶段里，当妈的起码半年不可能妆容精致，一年里不会考虑减肥。日常生活都无暇顾及，怎么还会有闲情逸致谈文艺？有不少女艺术家是深知这一点的。萧红的孩子都死于襁褓。不少杰出的芭蕾舞者，终身未育。

无私，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没有自我”，而是，可以容纳、理解各个多姿多彩的个体，不再“唯我独尊”地认为唯有坚持主见才能觅得真理——这也是文艺青年的特征。当妈的固然为了娃可以立刻强大到变身为娃的金刚铠甲，但是也会发现自己并非全知全能而需要求教各位大侠。因而，人会变得柔软，眼里能容下沙子，肚里可以撑船——这也是文艺青年做不到的，否则怎么会长期愤怒并引以为傲呢？

团结协作，是为人父母的当务之急。在孩子 3 岁上幼儿园前需要 24 小时看护，如果还能附加智力开发、按摩保健等功能，那么 24 小时保姆的月薪应该不低于万元。这个世界上解决自身缺位的方法不过在以下几项之中周转，时间、金钱、情感与能力。成就一件事情，不过是这几个元素的取长补短罢了。没有时间就靠自身能力挣钱买别人的时间，来替代自己带娃，因而也不要埋怨孩子开口第一句会说的话是“阿姨。”这就是团结协作还不错的结果。

团结协作，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与阿姨之间的良性循环，还包括小家庭与两家老人，三个家庭的磨合。这其中包括财务支出、带娃理念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各种碰撞。没磨合好的最坏结果，就是不少小家庭在娃一两岁时破裂。因为每个人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所以先前可以将就的都变成不能将就，观念分歧后如果又像文艺青年那样必须坚持己见，那就只有分道扬镳了……文艺青年最不擅长的就是团结协作。所以文艺明星都有经纪人，疑难杂事、钱生钱的数学题，都由他们打理后各自分成。

一个人能恣意文艺的前提有三，一是有闲钱可以为各种文艺的目的铺垫，二是有闲暇可以尝试各种文艺的样式，三是有闲人可以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大部分的时候是自己伟大的母亲或者妻子，需要这两位女性完全牺牲个人追求。关键字是“闲”，这只有单身的有“闲”的可能，尤其是有闲暇。为人父母且还有工作的大部分人，每天天一亮就跳起来送娃上学，然后在办公室展开 12 小时的勾心斗角，回家后还要继续孝敬父母，每天能有 6 小时睡眠已经谢天谢地。

文艺是一个人在闲暇时生出无聊苦闷后解闷的法子，是人才会有的情感需求。

99% 的动物都处于食物链上的不同位置，天一亮就要一边忙于捕猎一边精于逃跑。若不处于这条食物链上，势必被大自然抛弃。所以，动物们没空闲考虑文艺或者休闲。所以，能文艺，一定是“吃得空”。

文艺男女若能迈过为人父母这道坎，势必对人生会有全新的认识。温柔比愤怒更有力量；和平远比战争更值得期待；圆润远比尖锐更难修成。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文艺青年，不足以评价罗大佑是否“钝了刀锋”，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文艺青年，不足以谈人生。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昆曲《红楼别梦》悟出一部好戏

◆ 陈小玉

昆曲的音乐、伴奏与演唱非常注重优美雅致；昆曲戏文继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很多曲牌取自宋词元曲；与别的戏曲剧种相比，昆曲的表演更是体现了雅文化精致、细腻与含蓄的气质。最近，上海昆剧团最新原创作品《红楼别梦》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这个剧选取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设谋、贾宝玉娶亲的故事。宝玉满心以为迎娶的是林妹妹，不料在行完大礼揭去盖头之后发现上了当，娶的是宝姐姐。丫鬟雪雁冒充扶着林妹妹，宝玉婚礼上由喜而嗔，继而由怒转悲的复杂心理变化过程，在《红楼梦》中这一段表现了宝、黛之间矢志不移的一片真情，而在昆曲《红楼别梦》中，戏的重心放在了被《红楼梦》忽视的真血真肉真难过的薛宝钗身上。

这是一部为薛宝钗正名的戏。沈昳丽扮演的薛宝钗是个顾家懂事而又有分寸轻重的好女孩。得知自己冒名顶替黛玉之后的愤怒，母亲求情之下的进退两难，面对宝玉质问之时的羞愧难当，这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善意彻底洗刷了她“心机婊”的污名。

懂行的观众是冲着角儿来的。沈昳丽行腔婉转缠绵，妩媚悠远，表演也细腻。她日臻成熟近乎已趋自己艺术巅峰的功底撑足了这出戏。后来莺儿捡到通灵宝玉，上面那句“莫失莫忘，不离不弃”让宝钗浑然一惊。说时宝玉就到了，宝钗感觉到他要走，宝玉点头。宝玉一段“滴溜子”，宝钗合一段“三段子”，然后宝钗对宝玉说：“想当初，与你打机锋的是我，与你参禅论道的是我。如今，你这一去，倒也干净，原来，参不破的，只我一个而已！”

前排的观众可以看见宝钗眼中闪闪的泪花儿。这段戏文是悲，没错，到了这儿三岁孩子都懂，可怎么总觉得这几颗眼泪花子很容易让观众陡然间出戏了呢？

我不知道这是演员太入戏，还是故意而为之。若是前者可以谅解，若是后者就真真不该。昆曲的灵根在乎精神，不需要考虑扮相啊，表演啊，只要考虑文辞与结构，能不能打动人是最关键的。往往是角儿不哭，却把观众感动得哭了。角儿本不该泪痕四溅，因为这不是昆曲演员的活儿，这是话剧演员的活儿，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那一套，而昆曲是写意的，它不需要实实在在的形似模拟，就像中国画，一种墨代替百种色，一旦形似模拟，它的写意美就被打破了。

这个戏的戏文写得含蓄古雅，不过不缺刚刚好，情绪也很到位。每一场开演前小厮走到舞台左侧，将上一场的场名铭牌取下，挂上下一场的铭牌，颇让人感受到旧时听戏的情景。最后一场也就是第五场“别梦”，宝钗与落发为僧的宝玉相遇，宝钗在唱了一段“懒画眉”之后，僧人道：“有问自知无答处，却向他人语中求！”，折梅一枝递上，宝钗如在梦中，道：“酒未开樽句未裁，寻芳问腊到蓬莱。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僧人道：“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楂枒谁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宝钗恍惚道：“这说的是当日之事，还是今日之事？”僧人反问自答道：“是耶非耶？是也非也。”宝钗道：“似是而非，今是昨非——红楼数载，果然一梦乎？”僧人道：“是耶非耶？是也非也！多不过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一段藏有无限玄机，中国传统审美中讲究“诗不可单刀而入”，在两人来回拉锯的一来二去中，起承转合悄然地实现了，既有哀运之悲声，也有服命之壮言。沈昳丽的演唱收敛而恬淡，很有些“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审美意趣。欲左先右，欲前往后，有个起范的过程，使她的演唱保持了古韵，又让人感受到她技艺的醇熟。

整部戏共分为五场，后三场因为情节渐弱，情绪渐悲，老是徘徊在凄凄切切的调子上，虽然严格套用了传统的曲律，但节奏仍然显得单一了些，不够起伏变化。然而，整体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部好戏。

一出昆曲，就像是营造了一个审美格调统一的场，它由唐诗宋词元曲，甚至中国文人居室器玩饮食装扮园林竹木花卉等综合审美观念支撑而成，再由一道虚无的帷幕将这个场与眼下我们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这个场的能量在虚空中聚集，将观众牢牢地聚拢在这个场中，如痴如醉不复归，直到那道无形的帷幕拉开，还数日不散。

《喝彩中华》，凝聚戏曲人气任重而道远

◆ 邵天骏

作为一档受到观众欢迎的大型文化类节目《诗书中华》的姐妹篇，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喝彩中华》7 月 15 日起又在东方卫视以崭新的面貌播出。类似的文化类节目相继“粉墨登场”，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津津乐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仍旧拥有厚实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一经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予以推出，其波及面的快速扩大让人惊叹。

中国戏曲演出从相对的 “小圈子”走向传媒“大舞台”，《喝彩中华》每星期六通过东方卫视向全国播出，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近年来，戏曲演出多半退守或缩小在原有的戏曲舞台内，其影响面早已不如过去那么大，这似乎成了一条业内的自然规律。即使上了电视节目，也是难成气候，观众自是流失不少。想当年，电视机刚入寻常百姓家，引起观众收视率明显上升的缘由同样包括各类戏曲节目，像京剧、越剧、淮剧和沪剧等，在上海都有大量的观众群体。申城是我国京剧重镇，拥有京剧灿烂辉煌的历史。而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在电视上一经播出，马上成为许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戏曲的繁荣与上海有着良好的人文环境不无关系，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一直为许多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所看重。

如今，随着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丰富和精彩纷呈，各种文娱方面的选择余地变大了。戏曲在年轻人群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选项。这其实并不是戏曲本身的错。因为环境变了，受众群体变了，再想凝聚戏曲人气显得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好在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大型文化类节目《诗书中华》成功播出的基础上，又一次以全新的面貌推出我国首档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喝彩中华》，意在重燃观众的戏曲热情，在优质的传播平台上展现戏曲的唯美特色，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戏曲再架“新桥”。当然，凝聚戏曲人气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不过节目受到观众关注乃至追捧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戏曲文化推介。有时候，戏曲文化推介的做与不做，往往决定了凝聚戏曲人气究竟能够走多远，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改变戏曲和演员的“命运”。

凝聚戏曲人气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小事。对于当下许多年轻人来说，选择“快餐式”的文化享受似乎天经地义。那种戏曲艺术在他们眼里，因其欣赏角度、审美情趣的明显变化而日显薄弱，以至于对其越来越“敬而远之”，甚至还有某种错误的看法乃至偏见，说明了及时补上戏曲这一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在担任的几个观察员里，既有知名演员和著名京剧演员，又有年轻的歌手和东方卫视主持人。节目不局限于国内选手，其表演形式尽可多种多样，只要能够发挥出自己最有优势的一面即可。各路戏曲爱好者好手大可在舞台上一展技艺，尽情发挥，同为中华和中国梦而喝彩。

从节目的几次播出中可以看出，凝聚戏曲人气是多么重要。戏曲观众的不断流失早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而年轻人似乎对进入到戏曲领域或观看或欣赏也未完全准备好，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凝聚一定的市场人气，力争在老中青群体中都能有所突破。是否能够通过《喝彩中华》达到较好的效果，从播出的实际情况来看，可圈可点之处着实不少。然而要在几次的播出中就能吸引大量戏曲粉丝，似乎也不太现实，因而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去把它做好。但是无论怎样，主办方制作这档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的初衷值得肯定，尽管在凝聚戏曲的人气上依然任重而道远，依然还有许多路要走。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